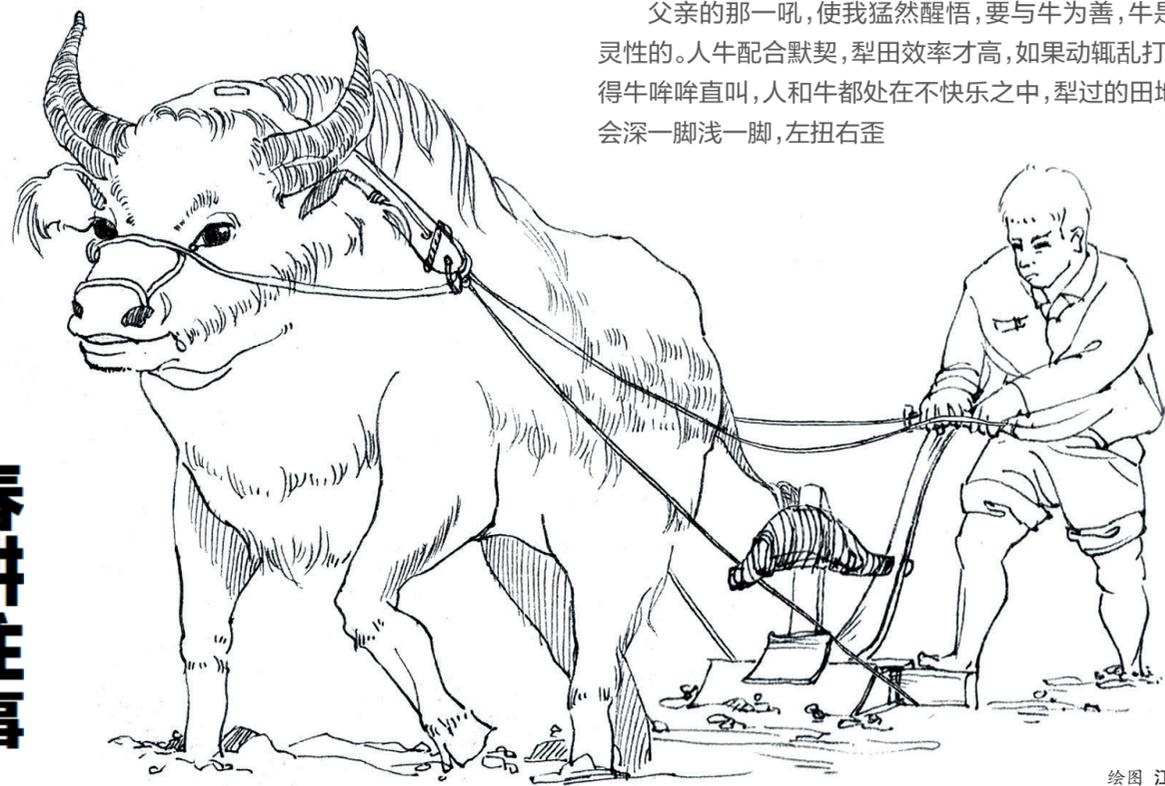


春耕往事



绘图 江竹铭

陈连清

旧时的农耕生活,是多彩的、热闹的、令人向往的。

1973年初春,我高中毕业至次年秋季回校任教期间,在温岭堯渭陈六队参加劳动。那时的春耕生产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大伯

清明将至,各队都开始育秧,拉开春耕大幕。

我的大伯陈兴龙,是农活的老把式。这时,他把稻种从囤床里搬到队屋,小心翼翼地倒进一个圆桶里,再将清水灌入。浸泡的时间要3天3夜,让颗颗种子喝足吃饱。第四天捞出晾晒干,第五天用温水浇淋,再过一天就会冒出谷芽来。

稻种都苏醒了,把脑袋歪歪地探出,白白的、嫩嫩的。这段日子,大伯一直守着这些小生命,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社员们也轮流值夜。

惊蛰未到先响雷,四十八日门不开,说的是,早春响雷,以后的日子将会春雨绵绵。一次,我和大伯一起值夜,五更时分,雷鸣电闪。忽然,一道闪电划过,如电焊时迸发出的强光,紧接着一声巨响,从头顶上炸将下来,地动山摇。我十分害怕,顿觉肯定炸着哪里。大伯却十分从容,对我说:“惊蛰闻雷米似泥啊。”次日得知,离我们不足200米的一户人家,屋顶被雷劈成两半!

大伯是队长,他经常悄悄地躲进队屋,逐一检查水车犁是否完好,该修的张罗着修。他还得带着两个人去二三十里外的山区租牛,论好租价,耕田开始就命人牵到队里。农资也是必备的,他带两三人摇着小船去供销社将应备的都备齐。大家说,队里有大伯在调度,年年春耕工作都有条不紊。

大伯有胃病,经常胸口疼,靠吃带碱性的药粉中和胃酸。在育秧现场,在修整农具时,在筹备物资途中,胃疼一发作,就抱着肚子,服了药,等片刻稍好些,他又重新开始忙碌起来。春耕备耕是如此,夏收夏种、秋收冬种也是如此。

此,年复一年。后来,也就是这个病延展,夺走他的生命。他的一生,未曾过一天好日子,活得像一头老黄牛。大伯在病痛的折磨中走了,队里的人都去送行,一路清香萦绕,素烛白帷。

犁田

那时耕田用牛拉犁,也叫犁田。

犁田时,农夫将牛轭套于牛肩上,一手扶着犁把,一手拿着鞭子,驱赶着牛往前走。启犁时,尖尖的犁头戳着泥土,犁头过处,一坨坨泥巴就翻过身来,黝黑的,锃亮的,散发着泥土的芳香。从这头到那头,快到田坎时,将牛“啃牢”,拉紧缰绳,手擎犁把,迅速转过身来,开始相反方向的耕作。如此一来一往,循环往复,偌大的田园,不到半天,就翻了个底朝天。

接着是灌水,河水哗哗流进田里,农田变得明晃晃,白茫茫。被粉碎的草压在底下,经四五天便开始腐烂,还要进行第二次耕田作业。

我学犁田时,开始使劲捏住把手,神经绷紧,不一会儿手心磨起泡来,鼓鼓的,亮亮的,再捏把手时,泡就破了,锥心的痛。后来我琢磨,这同用橇摇船是一样的,不可死捏,要顺势用力。这样,手就不会起泡而能持久了。

一次,我在扶犁时,将犁头插得太深,牛走不动了,喘着粗气,怒目圆睁。我一看停了,就一边扬鞭狠抽牛身,一边乱吆喝。这时,父亲在我身后大吼一声:“赶快把扶把压下去!”话音未落,他已帮我将把手重重压了下去,避免了事故的发作。

之后,我着重掌握动态中的平衡,让犁头始终处于与沟的深度一样。手压重了,犁头就会吃空;压轻了,犁头就吃土过深,犁就会损坏。渐渐地,掌握了要领,就能得心应手。我有力地扶着犁,手执鞭子在空空中炸响,“驾,驾”有节奏地赶牛犁地,人牛都在轻松的气氛中缓缓前行。

停歇时,回首望去,黑土排成

父亲的那一吼,使我猛然醒悟,要与牛为善,牛是有灵性的。人牛配合默契,犁田效率才高,如果动辄乱打,弄得牛哞哞直叫,人和牛都处在不快乐之中,犁过的田地就会深一脚浅一脚,左扭右歪

一行行,似波浪翻滚,蔚为壮观。在这片天地里,我仿佛是指挥家,启泥的嗤嗤声、赶牛的吆喝声、流水的哗哗声、人们的嘻笑声,汇成了田园春的序曲;我仿佛是书法家,犁为笔,大地为纸,笔走龙蛇,书写着对一个丰年的期望;我仿佛是画家,农田由青泛黄,村庄、田野、草木浑然一体,是一幅或宁静清丽或烟雨濛濛的水墨画。

父亲的那一吼,使我猛然醒悟,要与牛为善,牛是有灵性的。人牛配合默契,犁田效率才高,如果动辄乱打,弄得牛哞哞直叫,人和牛都处在不快乐之中,犁过的田地就会深一脚浅一脚,左扭右歪。这以后,再犁田,我的鞭子只在空中舞,尽量不落到牛身上。耕一会,就把牛轭卸下来,让牛儿吃点草、喝些水,看到牛肩上磨破了,细心地给它敷上草药。我把牛看成自己的朋友,有时候它主动挪到我跟前,让我很是感动。我常常想起宋朝李纲的《病牛》诗:“犁犁千亩实千箱,力尽筋疲谁复伤?但得众生皆得饱,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

待牛最好的当然是牛主人了。队里的两三头牛是从附近山区养牛户租的,隔三岔五,主人会来看自己的牛。有一回,歇息的时候,主人一把抓住牛笼头,把准备好的鸡蛋汁拌黄酒用竹筒往牛嘴里倒,说是给牛进补。我站在一旁想,牛是食草动物,这样给牛进补合适吗?

插秧

“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春夜五更,我提起小凳和稻草把,踏着星星,急匆匆地汇入秧秧的人流。

秧田里,大家围坐一起,咳嗽声、击水声、窃窃私语声,打破了田间的静谧。拔秧需要两只手的前三个指头同时在根部挖,相向挖空,然后使劲在水中抖动,洗净秧苗根部的泥土,再用稻草系住,就是一把秧了。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,人们纷纷回家去吃早饭,吃罢早饭,肩挑背扛把秧苗运抵大田。

经过深耕的水田,白茫茫一片,青秧均匀地点缀其上,像一只

只牛蛙蛰伏,整片水田顷刻充满生机。

插秧,先是两个人在田埂两端插上秧绳,用“丈竿”量出一个单位,将绳拴住。接着,人们争相跳下田,立于两绳之间,两脚之间插3株,左右两边各3株。第二行要保持行距5厘米左右。二行插好后,双脚要有节奏地向后方退去,人在一步步倒退,秧苗在一行行伸展,直到插遍整丘水田。

传说唐宋至五代后梁时,有一个布袋和尚,人称弥勒菩萨化身,时常背着袋子行走在民间行善化世。有一次插秧,心有感触,写下《插秧歌》,成了千古绝唱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

插秧看似轻脚轻手,不怎么复杂,可这是最辛劳的农活之一。劳作中,人们要整日弯着腰,手臂腰腿不断重复一个动作,一天下来,腰疼背胀、精疲力尽。但无奈第二天又要下田,那时春耕插秧要十来天!水田里有蚂蝗,我常被叮咬。曾有知青下田,看到蚂蝗爬到脚上,又不敢抓,乱蹦乱蹬,发出凄惨的叫声。

记得初学插秧,总是分秧不均匀,插得深浅不一,横不成行竖不成列,有时秧苗插到脚窝里,会浮起来。一天春雨沥沥,我身着蓑衣在二十七亩插秧。忙了好久很疲倦了,蓑衣浸水更加重了,插的秧也倒七歪八了。突然大伯从我身后闪出来,厉声喝道:“你么后插的没有捏住根,是拦腰插下去的?赶快收起来,重新插!”我满脸通红。后来,我认真学,有了长进,很快成为队里的插秧能手。

那个春天,六队的农田,后泾岸、龙口舌、水口、次淡里、莞路旁和各个涓涓,渐次换上了新装。我和队里人一起,把酸痛、疲劳和艰辛踩在脚下,把秧苗、绿色和希望插满田野。

旧时的耕田十分辛苦,置身其中会手足起泡、腰痛背胀、劳累乏力,但在春耕里摸爬滚打了一番后,我收获了新的希望。直到如今,每当我回望漫漫来时路,依旧能看到田野里那一片片紫云英开出的小花朵。

野菜记

巴巴模样大为不同。俗话说不能以貌取人,引申开来,不要以貌取物,用在蓟身上很是恰当。蓟菜有的地方叫“七七芽”,大概是“蓟蓟芽”的谐音吧。

生长成熟的蓟,茎高可达30至150厘米,根径7毫米,叶长15至30厘米,在草本植物中,也算得上大块头。作为菊科中的一员,蓟的花朵艳丽,紫色或玫瑰色,头状花序顶生,球形,总苞长2至3.5厘米,宽3至4厘米。“与红蓝花相类而青紫色”,果真大红大紫。蓟花期6至8月,待到山花烂漫时,它在丛中笑。

蓟,菊科蓟属多年生草本植物,全草含生物碱、挥发油,叶治瘀血,外用治恶疮,根有凉血止血、消肿化痰、抗菌之效。蓟虽无毒,但其药性明显,当野菜吃,还是适量为好。

猪娘龙潭生死劫

沈明杨遗稿 杨 崎整理

三

惊醒时,东方已露出鱼肚白。我下了山坎。很快,太阳跳出来,天空染成一片红,清凉的空气顷刻被驱散了。

我走到乡政府,陈儒告诉我,潘煥田已经去区政府开会。吃饭时,我嘱咐他们务必让各村民兵按会议决定时间集中,准时到达双龙山。

下午3点,我到达杨碼頭村。老村长杨云来对我说:“上午保长咬牙切齿,通知缴户下午4点钟前把粮、钱凑齐送到他家,否则国民党苍北总队的人一到,发怒了就不准离家,好像他已发现我们动向。”

他歇了口气,接着说:“下午保长几个侄儿在村里串来串去,神态有点反常。还有几个陌生人,挑着一担西瓜叫卖,价格抬得老高。”

我问:“民兵们情绪怎样?”“他们态度坚决,个个都已备好枪支弹药,只等一声令下。”

“村民们呢?”“他们两手打算,一边盼望抗匪胜利,一边蒙骗保长忙着筹备匪捐。”

“乡政府决定集合各村民兵,傍晚6点到达双龙山嘴头埋伏,我们5点半到溪滩集中,6点去那里集合,怎么打法听乡长潘煥田指挥。”

我看了看手表,已是4点45分,便问老村长说:“你说对方行动反常,还不准村民离家,连猪娘龙潭几口水车也停下来了,其中必有缘故,我先去周围观察一下。”他关心地问要不要派几个民兵作伴,我说“目标太大,还是一个人方便。”

我离开杨云来家,路过一户人家门口,看到村民眼泪汪汪地忙着用箩筐称粮准备缴匪捐。一会,又碰到一个十七八岁、头戴凉帽的姑娘,提着包裹惊慌地往村外走。我问她为什么这般惊慌,她说土匪快来了,家父听说这些土匪到处抓姑娘,叫她赶紧到邻村姐姐家躲避。

我继续往村外走。平时天气炎热,很多村民会来溪边洗衣、游泳,这天下午猪娘龙潭一带不见人影,安静得让人紧张。我向双龙山眺望,沿着溪岸聚精会神地边走边想——说不定潘煥田正率领着百余民兵奔双龙山而来。

走着走着,前进的道路被抗旱的水车堵挡住了,我便绕道。突然,地裂似的,我跌落陷阱,瞬间,头皮擦破血流满面,我全身都是沙土,眼睛也模糊了。就在这时,4个匪徒拥了上来,用枪口戳在我胸前后背,其中两人将我剥光衣服,双手反背捆绑。这时,我才意识到,他们在此处事先挖好这个一米深的陷阱,坑面用薄泥沙封着,刚才我完全没有看出来。

我问是什么人?一个满脸竹根胡子的匪首说:“老子就是你们说的‘杀人精’王小国。”他就是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括苍纵队”独立大队长。他又说:“你要把老子弟兄们葬身猪娘龙潭,你该想到自己的坟墓就在猪娘龙潭。”

这时,有30多个土匪也赶到现场,其中一人名叫潘行祥。他原是国民党仙居县警察局便衣警长,仙居解放后,他们这批人基本上跟着队长上山为匪。1949年9月,潘行祥曾带着两支木壳枪向朱北办事处主任潘啸天投诚要求立功,后被吸收当过区中队班长。1950年2月,仙

居士匪死灰复燃,猖狂反扑之时,潘行祥同区中队队长一起策划叛变,投入朱继翰处任匪大队长。

潘行祥走近我,说:“老弟我来得迟了,弟兄们乱来把你弄成这样,向你赔个礼。”他招呼匪徒拿毛巾擦去我脸上的血汗,把我押到猪娘龙潭潭头一棵大树下坐下来。他点着一根烟递到我嘴边,我“呸”的一口唾沫,他手一抖烟跌落地上。

他自己点燃烟抽了一口,然后说:“你我都是本地同乡人,你今年不过20岁,我是35岁,叫你老弟也不过分。去年9月我在区中队当班长,你在朱北办事处,都是在潘啸天的领导下,分工不同,虽然没一起工作过,但也见过几次面。我对你印象挺好,你机智勇敢,年轻有为。我同情你一家人,受保长欺压,倾家荡产,无处安身,但是你投靠共产党是走错了路。你当情报主任一年来,害了我们这么多弟兄,不过我们的朱继翰副总司令说了,你在西征小学读书时,他是你的童子军体育老师,有一天一个学生跌入池里,其他同学都不敢下池,就你很有勇敢,跳下池救人,他印象很深。本村保长是他舅父,对你家做得是太过分,他也说过舅父的,现在保长也愿意向你赔礼认错。朱副总司令对你很赏识,还说‘千兵易得,一将难求’,只要你写一张声明退出共党,不但既往不咎,还会破格重用你。你是聪明人,应该当机立断,时不可失。”

这时候,保长随带几个恶棍侄儿走到我身边。他手抱着手向我鞠躬,并说:“沈明杨,我过去对不起你,错了!错了!你现是共党办事处要员,也总算我村的顶头上司,大人不记小人过,只要你声明退出共党,一切的一切,我作保。”

我听得不耐烦,大声呵斥:“你们不必黄鼠狼给鸡拜年,痴心妄想吧。我不像你们卑劣无耻,好话讲尽,坏事做绝。我已落入陷阱,由你们怎样处决,不用多说。”

我这一说,潘行祥立即变得一脸狰狞:“敬酒不吃吃罚酒,大概你还抱有潘煥田带民兵救援的幻想吧?老实告诉你,让你也死得明白。潘朝乱是国民党六分区(台州)地区的戡乱团副团长,他是我们的上司,保长的儿媳就是潘团长的嫡亲侄女。你都置抗捐计划,他当夜就告诉我们司令部,我们天亮就进杨碼頭村等你们了。潘煥田纠集的民兵中了潘朝乱的调虎离山计,说不定已全部葬身山吞坑官周山脚了。我们还监视着杨碼头的民兵,他们集中前就有几十支火药枪已上缴。杨云来,杨小着也被捆绑在祠堂,根据你的死活情况再作处理。”

我心一沉,想着这次行动算是失败了。只听见保长又插话:“你不要再幻想了,共党大势已去,国军即将收复大陆,按百姓宗族来说,你四个姓氏祖宗只有你一脉,杀了你也就绝了根。”

我睁大眼睛,提高嗓门严厉地说:“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,我坚信必有革命党人为我报仇的。”王小国言大喊道:“毙了你!”他一把抓住绑我的绳子就拖。

潘行祥说:“慢一点,遵照司令部命令执行,让他见马克思也有个交代。”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拟好的匪部布告大声地嚷着:“奉‘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括苍纵队苍北总队’命令,查实共党沈明杨系朱北办事处东南两区总情报主任,一年来杀害本部兄弟36名,顽固地抗拒缴纳本部军粮军款,本部决定就地活钉在门板上示众,警告参加共党分子的可悲下场。”

(未完待续)

绘图 江竹铭



蓟菜



看到“蓟”字,就想到蓟州、蓟县,位于河北的一个地名(今属天津),自以为蓟这种植物,也产自那里,其实蓟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分布。我已记不得从前没见过蓟,即使见过也不认识它,了解蓟是从读了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开始的。吴其濬说:“小蓟,《救荒本草》谓之刺蓟菜,北人谓之千针草,与红蓝花相类而青紫色,叶为茹甚美。大蓟性与小蓟同,叶大多皱。”春天真是个好季节,意外和

余嘉华

收获总在不经意间袭来。那日午间,与同事老柯沿着永宁江边散步,走到江北吾悦广场前一处去年新建的近水景观带,看到在一片尚未长出新叶的红杉林下的空地上,长着十来株嫩蓟幼苗,我想这应该是野生的。因为同在这片林下,还有一行行整齐的剑形叶的植株,似兰花不是兰花,这必是人工操作,而这些蓟是零散不规则地扎在土里。

当即我拔起一株蓟苗,准备带回家种。仔细观察蓟苗,茎紫红色,叶青绿,似宝剑形,用生物学语言表述应该是羽状,宽约2厘米,长约9厘米,边缘有密集如锯齿的细刺,若不小心能刺痛手指,这正是吴其濬所说“刺蓟菜”“千针草”得名的缘由。再看蓟根,白色,直径约2毫米,圆柱形似萝卜,故有人称其为“山萝卜”。

回家种下那棵蓟苗,当晚心里热切切,第二天一早又返回那个地方,把十几棵蓟全挖了回来。我之所以敢挖这地方的蓟苗,是看到此处景观,除了成排的红杉树和成行的兰草样植物,其余空地几乎没有杂草,说明这里的植株是新栽的,土是新土,是从某个山头搬过来的,这些蓟的宿根或者种子,也是随着这土一起乔迁过来的,没有受到人为的污染。

选几棵附土较多的种了,其余摘净,清洗,当天中午就将其煮熟了。照例先入沸水焯过,刺手的蓟刺也软了,切时不再刺痛。烹饪越简单越能保持食材的原味,简单清炒,出锅品尝,微苦,比萝卜缨的苦还要淡,而味恰如萝卜缨,正契合了“山萝卜”这个别名。蓟无异味,只有淡淡的草木清香,很是柔和怡人,这与它长满刺的凶